

广告引流至私人微信 “网络名医”按话术模版问诊

“我翻来覆去一个月,最后做出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,把祖宗留给我的秘方无偿奉献出来。”近日,被网友戏称“主业演员,副业医生”的神医们引发广泛关注,而被曝光后又很快从荧屏上销声匿迹。

记者调查发现,“神医”不仅仅出现在电视中。相比电视广告,近年流行起来的私域营销成为假医生和假专家的“沃土”,甚至电信诈骗集团也谋求“转型”,干起了微商。这些团伙将精心制作的广告推送到搜索引擎平台上,让点击网页的患者加上“名医”或“名医助理”(均是销售人员)的微信,而隔空问诊后得到的都是一堆毫无疗效的高价假药。

中国裁判文书网显示,2019年以来,国内法院终审宣判的在微信端冒充医学专家卖假药、销售“医疗服务”且被定性为诈骗罪的案件共22件,其中涉及“假医生”328人,至少涉及受害人2.9万人,被骗走的钱财高达1.9亿元。



重庆破获的一起假名医网络诈骗案。(新华社 资料图)

被创造的“名医”许国怀 14名业务员共用

隔空问诊的“老中医”,怎么让近3000人上当破财?如今,在网上搜“老中医许国怀”,排在首位的是《检察日报》的一篇文章。当时,这起特大诈骗案由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检察院承办,涉案金额600余万元。

中国裁判文书网披露了此案二审判决书。广州盛通传媒有限公司是“许国怀”的创造者。法院查明后发现,“许国怀”这个人不但根本不存在,而且是很多“销售员”一起共用的虚假个人IP。

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,罗某为团伙负责人,他为团伙成员注册微信、统一使用虚构的微信昵称“许国怀”及头像,由专人负责在网上发布广告诱骗被害人添加微信号,之后由丁某等14人分别以虚构的中医世家传承人“许国怀”本人或其学生名义,根据“话术”模板,使用微信等方式“问诊”,诱骗被害人高价购买“排毒贴”等不具有药品功效的产品。

针对一些尖锐的问题,比如定金不想交、质疑定金、担心效果等,他们也有相对应“话术”模板:“相互信任是第一步,如果一分钱的诚意金不愿意支付,老师担心配方被浪费”“老师80高龄了,在乎的不是你的钱,在乎的是效果、是口碑。”其中,仅丁某在2019年5月至10月的诈骗事实就有347起,金额近45万元。

网络上,“名医胡学平”自称是湖北中医药大学教授,湖北中医院返聘专家,擅长熬制最低价1980元的“千金妍膏滋”。而实际上,她只是个负责扎针灸的退休厂医,根本不会熬膏药,她是被诈骗团伙老大肖某“策划包装”出来的神医,而膏药也是进价30块钱的膏滋,“千人一方”。

更值得关注的是,网上的胡学平,根本不是胡学平本人,而是肖某雇佣的大量90后,共同冒充“老中医”接诊,不管你得了什么病,都要按照话术,说你是“典型的气血亏虚”,然后卖膏药,至于卖多少,这些“假医生”会看客户的微信朋友圈,如果感觉经济实力一般,就推销一两瓶、两三千块钱,如果感觉客户是有钱人,就要求多买,花上五千多。法院认定:被告人通过上述方式,骗走900多名被害人348万余元。

在湖北广恩堂诈骗案中,判决书认定:2016年,许某带领公司员工通过微信来销售产品,让员工首先收集关注人群较多的微信公众号,投放其公司产品广告进行夸大宣传,吸引患者通过微信咨询,而后让不具有医学知识的销售人员按照话术冒充专家,通过夸大受害者病情,不及时治疗所产生的后果,夸大公司产品疗效、治愈率等手段,骗取受害者的信任,诱使被害人高价购买推销的产品。此外,团伙成员江某还组织31人使用公司提供的微信号,冒充专家、医生按照公司提供的“话术”,通过“微信坐诊”的形式,骗取被害人的信任,使其购买产品。

在冒充医学专家卖假药、销售“医疗服务”且被定性为诈骗罪的22件案件中,通过自建微信公众号实施诈骗的案件只有1起。但记者注意到,这起案件受害人虽然只有一个人,但被骗走了39.95万。判决书显示,2017年6月至10月,赵某、王某和李某注册微信公众号,宣称能治疗乳腺疾病。广西病人何某看到内容后,分别添加了三名被告人的微信。三被告人先后冒充医院主任、医生等身份,通过连环套的方式骗取何某39.95万元。

328名“医生”都是销售员 同仁堂也成受害者

据了解,此类犯罪均为公司外壳,团伙作案,公司组织机构细致,一般会分为推广部、销售部、客服部、回访部以及财务、人事部门等,多家公司的销售部分为一部二部等多个部门,最多的到“五部”。

如郑州言之泰商贸有限公司,不但骨科分为骨科销售一部、骨科销售二部和骨科销售三部,还设有便秘销售部、风湿销售部、哮喘销售部、痛风销售部、乳腺销售部等多个销售部门。这些销售员,全部被公司要求冒充“医学专家”或“专家助理”,这些人通过公司统一配发的“话术手册”和病人在微信里沟通,骗取对方信任,从而购买假药或购买带有欺骗性质的所谓医疗服务。

记者统计发现,22起案件,涉及“假医生”至少

328人,其中有5个团伙雇佣的“假医生”在20人以上,其中武汉永德健康科技有限公司的“假医生”最多。判决书显示,2018年1月起,该公司先后招聘50人,通过互联网搜索引擎、微信公众号等网络渠道发布大量治疗男性功能障碍、前列腺炎的信息,吸引不特定公众通过广告中的二维码添加个人微信,之后该公司话务员按照“话术”内容冒充医生问诊、虚构治疗效果,将30元一盒购进的保健食品以300多元一盒的价格卖出。

判决书中披露,仅2018年1月到2019年3月一年多的时间,该公司就骗取了10950名被害人财物,共计约7000万元。

这些“假医生”有多假、多大胆?徐某等人在诈骗过程中,谎称药茶是

根据患者病情一人一方配的,精选20多种上等中药材古法炮制,九熏九蒸,从根本上降压。而实际上,这位“男专家”是个女性,名叫赵某某,高中文化,是来自陕西黄陵县的30多岁妇女。

在广州享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案中,陈某雇佣钟某等9人担任销售部业务员,冒充“老中医”“军医”进行虚假诊疗,谎称被害人肾虚、肾亏,不及时治疗会丧失性功能,借此推销“北京同仁堂诚安药业有限公司”生产的“黑松露杜仲雄花片”。北京同仁堂(集团)有限责任公司给司法机关复函说明情况:“北京同仁堂诚安药业有限公司”并非该公司子公司,同仁堂与其无任何关系,同仁堂及旗下子公司也没有“黑松露杜仲雄花片”这个产品。

打电话的方式诈骗风险大 决定转型微商

大量的“假医生”为何会通过“网络问诊”?湖南岳阳市中院作出的(2020)湘06刑终2号刑事裁定书写出了“答案”:武汉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本来是个电话诈骗团伙,2017年1月,法定代表人谈某“认为以拨打电话的方式诈骗风险大,决定转型为微商经营”。

岳阳中院认定:2017年3月至2018年3月,40人进入公司当销售员,与被害人添加微信好友后,销售员利用伪造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、中医医师执业许

可证,且40人全部以“田氏补肾方中药世家传人田乐乐”的身份与病人交流,称病人“肾虚、气血不足”或“海绵体细胞受损”,以每套1000-4000元的价格销售“田氏补肾方”。

相对于打座机电话诈骗,通过微信行骗更便于变换地点打游击,也更便于“员工管理”。

在天润中医院案中,当地卫生局接到群众举报来查处时,犯罪分子很快搬离,分别藏身于三处小区继续冒充医生行骗。被告人徐某购买了“灵灵狗”

监控软件安装到员工手机里,用以监控员工与病人聊天过程中是否出现“敏感词汇”。

最终,这些假医生团伙被法院定性为电信诈骗犯罪集团。法院认定他们构成诈骗罪的理由是:明知公司在销售药品、食品等产品过程中让销售人员假冒医生专家,故意夸大推销的普通药品或食品的功效,误导被害人,为了赚取薪金,仍然听从安排,按照欺骗话术欺骗被害人高价购买产品,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。(北京青年报)